

方以智著述知见录
茅元仪著述知见录

任道斌 编

书目文献出版社

方以智著述知见录
茅元仪

任道斌 编

书目文献出版社
(北京文津街七号)

秦皇岛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787×1092毫米 1/32开本 3⁵/16印张 70千字

1985年4月北京第1版 198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6000册

统一书号: 17201·54 定价: 0.60元

出版说明

方以智，字密之，为明末清初杰出的学者和爱国的思想家，著述甚多，尤以哲学论著方面的成就为近些年来中外学术界所注意。方以智所推崇的茅元仪，字止生，明末杰出的爱国学者，博学多识，所编《武备志》有中国“军事学百科全书”之誉。二人均经历坎坷但见识卓越，并均有诗文艺论著作。为了有助于对这两位学者的研究和了解，现将任道斌编写的方以智、茅元仪著述知见录并为一册印行，以便读者参考。

书目文献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七月

方以智著述知见录

目 次

- 一、诗词歌赋类…………… (2)
- 二、文集…………… (25)
- 三、画册、题跋及墨迹…………… (52)

茅元仪著述知见录

目 次

- 一、诗赋集类…………… (79)
- 二、文集类…………… (85)

方以智著述知见录

方以智（1611—1671年），字密之，号曼公、无可、愚者、墨历、木立等，安徽桐城人，是我国十七世纪杰出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、诗人与书画家。他处于明清交替的动荡年代，虽然一生经历坎坷，但在患难流离之中，从不气馁，仍著述不辍，为后人留下了大批的著作。这些著作内容广泛，涉及到哲学、文学、音韵学、文字学、医学、天文学、数学、美术等方面，反映了当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和社会变革的矛盾，是我国文化宝库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。他的书法，苍劲奇崛；绘画不求甚似，意境超脱，在明遗民画家中较具典型。他的有些著作，很早就流传到海外，为各地学者所重视。

方以智生前迭遭患难，著述“率多失亡”^①。晚年“好作禅语”^②，语言晦涩，付梓为难。死后又值文字狱屡兴，加上方氏家境中落，代久年湮，以致“百有余种”的著述，^③和许多字画题跋，难以全集。现在存世的作品，也较零落杂乱，分藏各地、散见他书。而且，还有慕名讹冒之作。^④

①方以智：《浮山文集前编》卷十，《清修史疏》。

②钱澄之：《通雅序》。见方以智《通雅》卷首钱澄之《序》。

③方中通：《隋集》卷二，《送山足法兄送天界、青原两录入嘉禾藏序》。

④如北京图书馆、浙江图书馆所藏清代抄本《两粤新书》，据朱希祖先生所考，非方以智所作，见《明季史料题跋》（中华书局，1981年）第55—56页。又如方昌翰误将钱谦益《牧斋初学集》（崇祯十六年刊，北京图书馆善本室藏）卷二十三、二十四《响言》当作方以智著作，辑入《桐城方氏七代遗书》。

这就给后人的研究带来了诸多的不便。近些年来，海内外人士对方以智的研究十分活跃，台湾、香港、美国等地的学者，均有可喜的收获。然而困难于对方以智著述情况的了解，未免感到美中不足。最近，我有机会到北京、安徽、浙江等处图书馆、博物馆学习，接触到方以智的一些著述，其中有些是未刊稿和佚文。现就管见所及，分别考订如次：

一、诗词歌赋类

博依集 十卷。收有方以智青年时期游历京师、冀鲁，游学江浙，课读桐城时的乐府、诗赋，约六百余首。卷首有文震孟于崇祯五年（壬申，1632年）所作“序”，称方以智“盖年甫弱冠，已著书数十万言。《乐府古歌行》，直追汉魏，笔阵纵横，亦在唐晋间。其人复翩翩俊异，洵一时之铁材也。”又有陈子龙“序”，称“去年秋，余游钱塘，遇桐城方密之，出其诗数百篇，诸体都有，大要归于极古。其才情超烈，有过济南，而挟旨则同矣。”据方以智《膝寓信笔》云：“壬申游西湖，遇陈卧子，与论《大雅》而合。”则陈子龙“序”，当作于崇祯六年（癸酉），是时方以智二十二岁。故《博依集》所收诗赋，亦为其二十二岁之前所作。刊刻年月当距此不久。据孙殿起称，是书在清代被列为禁书，“无刻书年月，约崇祯戊寅年刊”^①，即崇祯十一年刊行。北京大学

^①孙殿起，《清代禁书知见录》，第一六九页。

图书馆善本室藏有崇祯刻本十卷，略有缺页。北京图书馆善本室也藏有崇祯刻本，惜缺卷首、卷一、卷六、卷七。清末，方以智后裔方于谷辑其中六、七十首，分为上、下两卷，编入《桐城方氏诗辑》卷二十二、卷二十三；方于谷虽把文震孟、陈子龙之“序”编入集中，但对文字有所删改，更于陈“序”前滥加“崇祯壬申”四字，使后人对方、陈两人邂逅杭州的时间滋生误会，实为蛇足。

泽园永社十体诗 有“泽园主人方以智”自识云：

“永社十体，首古歌辞，……养气读书，考事类情，会友丽泽，固鼓舞之一端也。”成于“壬申冬”，即方以智二十二岁时所作。时，方以智居桐城，课读泽园。是诗全部为古歌词体，他自注“十体录七”。篇首又有周岐（农父）《泽园永社十体诗引》云：“泽园临南河，取丽泽之义，方潜夫夫子玺卿告假还乡所建也。密之闭关，诵读其中，学耕会友而歌，以永言不枯不乱。荷薪之家风，善哉！”“方潜夫夫子玺卿”，即方以智之父方孔炤，当时受魏忠贤排斥，去国还乡。是书不见有单行本，仅收于《桐城方氏诗辑》卷二十三。

方子流寓草 九卷。共收有诗赋等五百余首，卷首有徐世溥、周岐、宋征舆、李雯、陈子龙各“序”一篇。陈“序”云：“盗起西鄙，转战五六年，浸淫江淮之间。皖居三吴上游，内蔽江险，邑岩而逼，屡伺于盗。朝廷为开幕府，置重兵。然先是士民扶携渡江者甚众，吾友方子亦移居金陵，云有诗数百

篇，名曰《流寓草》，志遇也。”宋“序”云：“（密之）征予序言，且曰：‘此我金陵诗，故名《流寓草》。’”陈“序”又云：“予受而读之，大约皆忧愁感慨之作也。……而方子尊大人中丞，方握全楚之师，镇荆鄂。受命之日，散家财，募精卒，即日之镇。而方子亦左囊鞬、右铅管，结七八少年以从，而陈子移书勉之，……”据此，该书所收诗赋，起于甲戌（崇祯七年，1634），流寓南京；止于戊寅（崇祯十一年，1638年），随父征楚，离开南京。即方以智二十四岁至二十八岁时所作。刊刻亦当距戊寅为不远。孙殿起称是书在清代被列为禁书，“无刻书年月，约崇祯戊寅年刊”^①。卷四有《赠毕今梁》云：“先生何处至，长揖若神仙。言语能通俗，衣冠更异禅。不知几万里，尝说数千年。我厌南方苦，相从好问天。”“毕今梁”即意大利传教士毕方济（P·Franciscus Sambiasi），著有《灵言蠡勺》、《睡答》、《画答》等书，对传布西方科学文化至中国，作出贡献，方以智的科学思想，与毕方济等很有关系。卷三的《田稼荒》词，在当时就已脍炙人口，其“小序”云：“贼去而春已过矣，农事尽废，田家流亡，死丧在道，百里无人烟。故乡之人，传闻如此，能不悲哉！”其词云：“田稼荒，农夫亡，老幼走者死道旁。走入他乡亦饿死，朝廷加派犹不止！壮者昼伏

^①孙殿起：《清代禁书知见录》，第二十四页。

夜行归，归看鸡犬人家非。贼去尚余一茅屋，官军又来烧不足。”文中虽对农民军污蔑为“贼”，固不足取，但也暴露了朝廷和官军如狼如虎的狰狞面目。计六奇说此词为“实事也，可为三叹”^①。不过，计六奇在确定该词写作年月时，误将其列入“崇祯十六年癸未事”^②，即一六四三年。其实那时方以智已为崇祯朝翰林、皇子定王的讲官，出入禁苑深宫，不再流寓了。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藏有崇祯刻本，九卷俱全。《桐城方氏诗辑》卷二十四、二十五选录一百二十余首，题为《流寓草》，删去周岐、宋征舆两“序”。

过江集 十卷。书名见黄虞稷《千顷堂书目》。^③今佚。方以智的友人钱澄之曾著有《过江集》，^④为桐城兵乱后南渡南京避难之作。方以智的表弟吴德操，也有《过江集》。^⑤当时桐城大姓纷纷迁徙南京，因疑方以智《过江集》或为《流寓草》别名，或为由鄂返南京之作，或为移居南京时诗集总称。

痒讯 是编见于北京图书馆善本室所藏《方以智密之诗抄》手抄本。卷首有自识云：“庚辰释褐，即遭老父忤楚相被逮。踉跄沙坵中两年，谓天盖高困，

①计六奇：《明季北略》卷十九，《袁州兵荒》。

②计六奇：《明季北略》卷十九，《袁州兵荒》。

③黄虞稷：《千顷堂书目》卷二十七，《集部·别集类》。且注其作者云，“字密之，桐城人，翰林检讨。晚为僧，名宏智，字元可，别号药地和尚。”

④钱澄之：《藏山阁诗存》卷一至卷三。

⑤黄虞稷：《千顷堂书目》卷二十七，《集部·别集类》。

言不信枕；且用缶凶事告圭。诗曰：‘癡忧以痒，莫肯用讯。’耻自讯耳。”共收有约五十首诗。内有《陈卧子、熊伯甘平许都之乱，暗公言之甚详，因书寄怀》一首，据陈子龙称，平许都之乱为甲申（崇祯十七年，1644）春，^①故是编当为庚辰（崇祯十三年，1640）成进士后，至甲申之变前所作，即方以智三十岁至三十五岁之作。《桐城方氏诗辑》编入卷二十六。

瞻旻 方中通称：“甲申变后，老父诗集名《瞻旻》。”又说姚奇胤（有仆）曾为之“序”。^②方于谷将其辑入《桐城方氏诗辑》卷二十六，但未收姚“序”。

流离草 甲申之变后，方以智奔回南京，随后遭马士英、阮大铖迫害，党祸复起，因而亡命岭南，流离两广及湘、黔山区，时为顺治元年至顺治五年，《流离草》即为此时所作。原刻本佚，《桐城方氏诗辑》录有近五十首，收入卷二十七。

蘧庵集 书名见乾隆《沅州府志》，“方以智，字密之，……避乱至沅州，结茆兰地山中，著书赋诗，有《离草》、《蘧庵集》”^③，今佚。据方以智《浮山文集前编》，他于永历元年（丁亥，1647）时，拒入朝班，避身沅州，故此集当作于是时。《离草》即为《流离草》。

兰溪晓月吟 同上，见于《沅州府志》，亦为避身沅

①陈子龙，《陈子龙自订年谱》。

②方中通：《陪诗》卷四，《哀述》。

③乾隆《沅州府志》卷四十四，《人物》八，《流寓》。

州时所作，今佚。

题洞口双壁诗 见于道光《宝庆府志》。其诗云：“避秦箫鼓在渔船，仙趾犹存旧灶烟。石壁未经人一语，名山留得月千年。衣窥翡翠屏前镜，诗写桃源洞里天。鸡犬无声炉火灭，丹青难与世人传。”^①方以智于永历二年时流离湖南宝庆府武冈洞口，读书岩中，这首诗即作于此时。

游洞口诗 同上，见于《宝庆府志》。其诗云：“扶老倩顽童，探奇绝涧中。险非愁滟滟，剑欲依崕峒。洒洒疑人语，藏舟羨鬼工。天门原有路，不与世人通。”^②《宝庆府志》还载有方以智《放生阁看月诗》，已收入《流离草》。

听黔调《山坡羊》 见于杨钟羲《雪桥诗话》^③。其诗云：“调自边关到石城，此方弦管更多情。游人借得东风力，吹入江南后一声。犹忆秦淮赛竹枝，青楼沈水易相思。眼看到处生离别，何故多弹子夜词。”自注云：“《山坡羊》本起自燕秦边关，后传江南，法家谱之曰沈水调。流至黔阳，别成一调，湖北多弹之。”此诗似当作于流离湘黔之时。

书寿明《粤行记》后 是篇作于永历三年(1649)秋，当时瞿式耜为永历朝大学士，留守桂林，其孙瞿昌文，字寿明，从常熟老家间道入粤省亲，作《粤行记》志途中跋涉困顿、历尽艰辛之事。方以智感其忠孝，因作一百二十四韵之长歌，书于《粤行记》

①、②道光《宝庆府志》卷七十，《疆里记》，《武冈》中。

③杨钟羲：《雪桥诗话》卷一。

后。北京图书馆善本室藏瞿昌文《粤行记》清刊本
附有此歌，歌词云：“我读《粤行记》，长歌三四
阙。此事入青史，金石可以鐫。中兴赖留守，功高
齐巢窟。浮海来公孙，公孙洵人杰。自从抚粤军，
邦家悲机桎。卷地腾风波，陵谷变凹凸。五载田园
倾，支借余穹室。省亲代父母，望云眼可扶。伶仃
一书生，艰难愁蹴躅。孤身万余里，出门何其决。
戊子腊月朔、从此负羁縶。适有刘文华，具舟相提
挈。吹哨算资斧，囊不满三斛。南屏叩老僧，倾橐倒
行囊。嵩坝脱绿林，天台遭雨雪。两足冻入髓，五
更犹凛冽。乘黑冲毒雾，夜饭裹麦糲。十日见瓯
城，旅舍相逢瞥。同盟赵秋屋，先已过东浙。接得
高堂信，回顾心惓惓。刘君归取资，拾薪晨自爇。
且复畏关津，缩首苦日喝。喜遇新安商，啣沫扶子
子。因入沙埕关，里巷俨巾帟。便附安海艘，火岛
望中蔑，唵靄指高州，音尘海外截。石井复开帆，
黑洋风暴颭。洪涛撼天地，喧聒心胆裂。悲歎惊蛟
龙，汨影叹鱼鳖。河伯望洋真，海赋信郁勃。幼安
能从容，恭祖免差跌。仗庇东北风，正柁救漂撇。
得泊吴川港，陆程有前辙。五日至苍梧，翘首鹳鸣
埕。觅船叩郡守，探札白藩臬。讹言桂林首，烽燧正
侵轶。赵子请先行，郡斋息疲茶。翼日绣衣清，兰
缕羞呐呐。始睹王父书，绸缪桑土彻。整衣催檀
楫，水涨溢隄埒。一夜三十丈，圉市湮枵楔。突拥
控弦兵，淘掳如草窃。蛇豕荡神州，荼毒存余孽。
避燄向封川，徒步猛趋蹶。小道通临贺，茅檐

伴栖蝶。荒村久畏兵，柴荆半肩锄。盛暑喘赤日，雨汗杂流歔。迺抵昭江郡，重研力已竭。桂林闻孙来，倚门望日昃。大母更焦愁，病中数惊悸。岂谓在大墟，遂此先永诀。闻言叩天号，奔驰探前跌。既至拜王父，齐衰牡麻经。千涕复万语，左右助呜咽。援笔叙其事，中间甚曲折。我叹公孙来，春秋大书揭。今复惠前綬，负笈入岷嶷。盘辟亲把臂，英气露颀颀。倜傥非常流，跼蹐所不屑。手持诗与书，腰佩环与珖。暇日登高楼，三月闻鸚鵡。家乡生远念，人生痛离别。飞簷自相依，芳草薄言擷。开卷激中怀，发声凄以切。申鉴写忠耿，《离骚》托隐谪。忤时隘鸚鵡，对酒唱蜻蛚。披襟共谈论，半酣耳后热。每嗟世家子，纨绮交相牒。薰衣袭芬芳，甘脆间蒹葭。空发庾信哀，或谓桓晔拙。隐忍守妻子，饮水菽可啜。胡为冒险阻，独行投孥。摩穹识大鹏，历块见骅骝。子有旷代姿，志在古人列。出入神鬼间，驱走豺狼穴。肝胆掇雷电，眼光射虹霓。且以武侯卧，揣摩苏张舌。博浪椎可中，弄云指可啮。努力报天子，昼夜当长铁。挽弓三四钩，捎中刀自掣。骑射壮九井，北园歌駉铁。下马作露布，燕然拟碑碣。盟主奉铜盘，誓神餐萧爨。一家既许国，庶士咸有竭。长安在岭表，剡圭冕用鹭。组绶何累累，繁华纷彩纈。公孙视之笑，荐绅毋乃褻。太兴殊宽容，元康未综覈。安仁枉望尘，大连惜刚讦。痛饮哀顾荣，贾祸怜郝絜。鹄鹑善啣矢，鬼域互蒙巇。客谁赠扑满，器谁监饕餮。仓卒难整暇，苟且

为明哲。民苦南垆出，又伤西柄揭。荒陂断牛犊，披野网蝥蠃。羈摩贱茅土，除妖藉桃茆。元龟袴岭开，蓍策盟手搢。不才分沟壑，不食留井渫。遣间布衣声，灵蜡书愁泄。栋梁悲于忽，何况本□税。幸未染□□，殊难调曲蘖。瞿氏在天下，泰山视崑崙。文章与事功，后代称殊绝。西粤有天柱，作屏开灌树。留此虞帝祠，奇功比禹禹。天自祚本朝，沸海会澄澈。元勋第一家，祖孙盛阀阅。东堂兴礼乐，抱经讲绵绪。请为知己言，吹剑首者映。长哨掩胡笳，唾壶不待缺。但书忠孝字，此字定不灭。山人感殊恩，病骨伤薄劣。得子凌云气，俯仰心相结。鞭弭想夷门，三径甘毫氈。细席垂布帷，华筵自当撤。疗饥烹伏雌，肴蕨采蕨蕨。山麓起沙尘，缁衣不愁涅。枕石漱流泉，涧溪颇芳洁。上下观古今，古今多奇节。南宫丹青画，本为君家设。竚望还故乡，发肤有余烈。赐晏归云庄，九原欣然悦。男儿自有心，一斗千秋血。何必急铮铮，漫与时人说。”清末学者杨钟羲称“此词甚伟”，其中所云“长安在岭表，剡圭冕用鹭。组绶何累累，荐绅毋乃褻”等句，“虽夏肆殷顽，亦有以知(明朝)再兴之无望矣”。①

虞山后集 是书为方以智于戊子(永历二年,1648)冬浮家西粤,至庚寅(永历四年,1650年)桂林被清将孔有德攻陷前所作,约二十首。方以智“自序”

①杨钟羲：《雪桥诗话》卷一。

云：“维作客二年，逢游春三月，全凭留守，得转天杠。”这些诗，表现了他寄情山水，不忘故朝的心境。“虞山”为桂林一风景胜地，上有虞帝祠。方以智于永历元年曾到过桂林，这次则为第二次，故云“后集”。时，他年可四十。《桐城方氏诗辑》收有此诗集，见于卷二十七。

流离草补编 见于《桐城方氏诗辑》卷二十七。收录方以智于庚寅年出家平乐之前的一些诗，共十余首。

浮山前集 书名见于北京图书馆善本室藏《方以智密之诗抄·博依集》，其有小注云：“古今体俱从《浮山前集》中录出，《后集》未录。”台湾方豪先生说：“余藏有密之手改抄本诗稿二册：一题《流离草》，旁题《浮山诗集》，‘诗’字又以朱笔改为‘前’字。”^①可见《博依集》、《流离草》均为《浮山前集》的一部分。疑《浮山前集》为方以智出家前的诗词歌赋之合集。

浮山后集 四卷。是书为方以智自清军陷平乐后，变服为僧，至闻父病故桐城，破关出南京高座寺，回乡奔丧前所作。约三百五十首，即方以智四十岁至四十五岁时所作。方豪先生曾说：“《浮山后集》则除寒斋藏本外，未见有他本。”^②他的藏本为“密之手改抄本，”“纯为诗集”。我在安徽博物馆亲见《浮山后集》有清初刻本，框为20.2公分×

①②方豪：《方以智和陶诗手卷及全文（观王雪艇先生旧藏方以智手书长卷跋言）》。见台湾《东方杂志》合订本第十四，复刊第七卷第七期。

12.3公分，每单面十行，每行二十四字，系方氏“此藏轩”刊本。卷首有方以智老师余颙的儿子余佺“序”，题为《浮山前后集序》，近五百言，惜已残。所幸四卷正文保存完好，下面作一简单介绍：卷一，无生竈有诗约一百零五首。作于顺治七至九年，方以智时四十至四十二岁。著名的《和陶诗》二十首即收入是卷，题名为《和陶饮酒》，自注云：“辛卯梧州冰舍作。尚白倡之。”“尚白”即宣城施闰章（愚山），他于壬辰（顺治九年，1652）奉使入粤，见方以智《和陶饮酒》诗，甚为钦佩，因而大力倡之。台湾士林故宫博物院藏有方以智手书前十首绢本，^①方豪先生藏有方以智手改本，两者文字有些不同，方豪先生已有专文考订。^②但是，这些都不是定本，文句也不及刻本老练。兹将刻本原文录出，以飨诸同好：

《和陶饮酒（辛卯梧州冰舍作。尚白倡之）》：“论诗于陶，不必其《饮酒》二十首也，和者风其风耳。栗里如故，葛巾常著，岂非天乎！余虽不饮，倘然若醉。不饮非戒，亦非不戒，余当为渊明受双非之戒。

“举世无可语，曳杖将安之。残生不能饿，乞食今何时。东篱一杯酒，遗风常在兹。赤松盲辟谷，其

①据饶宗颐，《方以智之画论》。见香港中文大学《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》第七卷第一期，一九七四年十二月。

②方豪，《方以智和陶诗手卷及全文》。

事终然疑。容易一餐饭，此钵原难持。

“北窗草木盛，壁立如深山。四顾虽无人，可歌不可言。短歌四五字，上下尝千年。终古北窗下，一片心谁传。

“多生此世间，安闲情无情。古书书何宗，名山山何名。无死者不死，以死知其生。倏然遇虎狼，徒步能无惊。推琴安卧耳，灯影不求成。

“子安问黄鹄，万里将安飞。八极纷茫茫，中路能无悲。三萍飘大海，风波还相依。安得如潮头，朝夕自言归。一经离乱中，盛年忽已衰。有心不敢椎，有口当猗违。“十年避乱走，畏闻人语喧。天地已倾复，何论东南偏。网罗不可脱，杀戮到深山。有路不早达，无家何用还。所以蜗牛庐，十问无一言。

“带索与披裘，素心只如是。被发如佯狂，高冠不妨毁。葛巾漉更着，古人聊复尔。大布苟御寒，自不用纨绮。衰柳蔽秋日，黄花纷落英。慨然一念至，一往无人情。不知地气热，不知天河倾。溪水日夜流，蟋蟀随时鸣。哀乐所不受，乐得蜉蝣生。

“庭前养白鹤，枉惜凌云姿。珊瑚施铁网，安贵琼树枝。寄信三青鸟，所言何大奇。颓然厌斯世，长年复何为。山中爱神骏，不用黄金羈。

“荆扉当谷口，一径临流开。逍遥足千古，想见前人怀。珍重此颠沛，自问何当乖。所见不空旷，长林如羈栖。出门风以雨，杖屦皆污泥。洗洋任蒙庄，老怪听齐谐。直下元可悟，悟者天然迷。途穷